



插图版·全译本
凡尔纳科幻经典



神秘岛(下)

L'île mystérieuse

[法] 儒勒·凡尔纳 (Jules Verne) 著

联星译



上海百家出版社
Shanghai Baijia Publishing House



神秘岛

L'île mystérieuse

[法] 儒勒·凡尔纳 (Jules Verne) 著

联星译

[下]



上海百家出版社

Shanghai Baijia Publishing House

目 录

(第二部 荒岛上的人)

第十一章	/ 3
冬——木槌——制 <u>造物</u> ——潘克洛夫坚定不移的意志——鲸鱼骨—— <u>怎样利用信天翁</u> ——未来的燃料——托普和杰普——风暴——家禽场遭受损失——到沼地去——赛勒斯·史密斯独自一人——探井	
第十二章	/ 15
船上的索具——狐狸的攻击——杰普受伤——杰普复原——船造好了——潘克洛夫的胜利——“乘风破浪号”往荒岛南部试航——意外的纸条	
第十三章	/ 29
决定出发——猜测——准备——三个旅客——第一夜——第二夜——达抱岛——搜索海岸——搜索森林——没有人——动物——植物——空屋	
第十四章	/ 39
物品清单——夜——几个字——继续搜查——动物	

和植物——赫伯特千钧一发——上船——动身——坏天气——理智之光——海上迷途——及时的明灯

第十五章 / 50

归来——讨论——赛勒斯·史密斯和陌生人——气球港——工程师的热诚——一件动人的事情——流泪

第十六章 / 59

没有解决的谜——陌生人的第一句话——小岛上的十二年——陌生人自言自语——失踪——赛勒斯·史密斯的信心——制造风磨——第一批面包——热心的举动——忠实的援助

第十七章 / 70

继续孤独——陌生人的请求——畜栏附近开辟的农场——十二年前——不列颠尼亚号的水手——被丢在达抱岛上——赛勒斯·史密斯的手——神秘的纸条

第十八章 / 82

谈话——赛勒斯·史密斯和吉丁·史佩莱——工程师的念头——电报——电线——电池——字母——美好的季节——小队的繁荣——照相术——雪景——林肯岛上的两年

第十九章 / 92

怀念祖国——可能的未来——考察荒岛海滨的计划——4月16日出发——从海上看盘蛇半岛——西岸的玄武岩——坏天气——黑夜来临——新事件

第二十章 / 102

海上的一夜——鲨鱼湾——信心——准备过冬——冬季提前到来——严寒——室内的工作——六个月以后——照相底片——意外的事件

(第三部 岛的秘密)

第 一 章	/ 115
失踪还是遇救——请艾尔通来——重要的讨论——不是邓肯号——可疑的船——预先戒备——船驶近了——一声炮响——双桅船在荒岛附近抛锚——黑夜来临	
第 二 章	/ 126
讨论——预见——艾尔通的建议——建议被采纳了——艾尔通和潘克洛夫在安全岛上——诺福克岛的罪犯——艾尔通的英勇尝试——探敌归来——六对五十	
第 三 章	/ 137
下雾——工程师的准备——三个阵地——艾尔通和潘克洛夫——第一只小船——另外两只小船——在小岛上——六个罪犯登陆——双桅船起锚——飞快号上的炮——绝境——意外的突变	
第 四 章	/ 149
居民们在海滩上——艾尔通和潘克洛夫在沉船中工作——早饭时的谈话——潘克洛夫的论点——细看双桅船身——原封未动的火药库——新的财富——沉船的结局——铁筒的碎片	
第 五 章	/ 161
工程师的谈话——潘克洛夫的伟大假设——高空的炮台——四门大炮——残存的罪犯——艾尔通的犹豫——赛勒斯·史密斯的慷慨心情——潘克洛夫的遗憾	

第 六 章 / 170

计划探险——艾尔通在畜栏——到气球港去——潘克洛夫在“乘风破浪号”上发表意见——打电报到畜栏去——艾尔通没有回音——第二天出发——电报为什么不灵——一声枪响

第 七 章 / 180

通讯记者和潘克洛夫在畜栏里——赫伯特受伤——水手的绝望——通讯记者和工程师的商议——医疗的方法——还有希望——怎样警告纳布——忠实可靠的使者——纳布的回答

第 八 章 / 189

畜栏附近的罪犯——临时的措施——继续医治赫伯特——潘克洛夫的第一次欢欣——漫谈过去的事情——将来会怎么样——赛勒斯·史密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

第 九 章 / 193

没有纳布的消息——潘克洛夫和通讯记者的建议没有被采纳——吉丁·史佩莱的几次侦察——一块破布——信件——急忙动身——到达眺望岗

第 十 章 / 203

把赫伯特送回“花岗石宫”——纳布叙述全部经过——史密斯察看高地——破坏与毁灭——赫伯特的病情使居民们束手无策——柳树皮——致命的高烧——托普又叫了

第 十 一 章 / 211

猜不出的谜——赫伯特复原了——岛上有待探索的部分——准备出发——第一天——夜——第二天——卡利松——一对食火鸡——森林里的脚印——到达爬

虫角

第十二章 / 221

探索盘蛇半岛——在瀑布河口露宿——吉丁·史佩莱和潘克洛夫进行侦察——侦察归来——全体向前——敞开的门——有灯的窗户——在月光下

第十三章 / 231

艾尔通的叙述——老部下的阴谋——匪徒们霸占畜栏——林肯岛上的正义复仇者——“乘风破浪号”——在富兰克林山周围搜索——上部的山谷——地下的火山——潘克洛夫的意见——在火山口底——回家

第十四章 / 241

三年过去了——新船——大家的决议——小队的繁荣——造船所——南半球的严寒——洗衣——富兰克林山

第十五章 / 249

火山复活——美好的季节——继续工作——10月15日的晚上——电报——一个问题——回电——到畜栏去——通知——附加的电线——玄武岩的海滨——在涨潮的时候——在落潮的时候——山洞——夺目的光辉

第十六章 / 263

尼摩船长——他的第一句话——隐士的历史——他的冒险——他的心情——他的同伴——海底的生涯——孤独——诺第留斯号中在林肯岛上的最后一个人——岛上的神秘圣人

第十七章 / 273

尼摩船长的临终——垂死人的心愿——送给一日之交的纪念品——尼摩船长的棺材——给居民们的赠

言——最后的一刹那——海底

第十八章

/ 283

居民们的回忆——恢复建设工作——1869年1月1日——火山顶上的烟雾——火山爆发的第一次征兆——艾尔通和赛勒斯·史密斯在畜栏——探索达卡洞——尼摩船长向工程师吐露了什么

第十九章

/ 295

赛勒斯·史密斯说明他的探测——积极进行造船工作——最后一次前往畜栏——水火之战——荒岛上残存的一切——决定让新船下水——3月8日的夜间

第二十章

/ 309

孤立在太平洋里的岩石——林肯岛居民的最后避难所——束手待毙——意外的援助——怎么会来的和怎么来的——最后的恩惠——陆上的海岛——达卡王子——尼摩船长的墓地

第 二 部

荒 島 上 的 人

第十一章

冬——木槌——制造场——潘克洛夫坚定不移的意志——鲸鱼骨——怎样利用信天翁——未来的燃料——托普和杰普——风暴——家禽场遭受损失——到沼地去——赛勒斯·史密斯独自一人——探井

冬季来临了,这里的6月相当于北半球的12月,当前的大事就是做又暖和又结实的衣服。

他们已经把畜栏里摩弗仑羊的毛剪下来了,现在需要把这些宝贵的纺织原料织成毛料。

赛勒斯·史密斯既没有刷毛机、梳毛机、磨光机、绷架、绞丝机和纺织机,又没有自动纺车和织布机,因此只好采用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来代替纺织工序。他打算利用羊毛纤维的特点——在强大的压力下,这种毛质纤维会粘在一起——用简单的方法制造毛毡。毡的制造过程非常简易,羊毛压缩得愈紧,就愈能保暖。摩弗仑羊的毛很短,用来制毡非常合适。

工程师在伙伴们的协助下——潘克洛夫只好再度把造船工作搁在一旁——开始了准备工序,这道工序的目的就是清除渗透在羊毛里的脂肪和油质,也就是兽脂。清洁工序是这样操作的:先把羊毛放在盛满水的大桶里,保持着70度的温度,浸了24小时以后,再拿出来在小苏打溶液里彻底洗清,等它挤干到一定程度,就

可以压榨了,也就是说,可以用来生产出一种结实的毛料了。这种毛料当然是粗糙的,拿到欧美的工业中心去不值一文,可是在林肯岛的市场上,它却非常受人重视。

这种制造毛料的方法,一定在很早以前就有人使用了,事实上,最原始的毛料就是用现在史密斯打算采用的方法制造出来的。在制造压榨羊毛的机器时,史密斯又施展了工程师的本领,他知道应该怎样巧妙地利用海滩上瀑布的机械动力——这种动力直到目前还没有人利用过——来发动一台水力压榨机。

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了。把羊毛放在凹槽中间,用沉重的木槌不断交替地捶击,这就是他们要做的机器。几个世纪以来,人们一直采用这种机器,直到后来发明了压滚,人们才开始不再捶打,而采用了有规律的压滚方法。

这项工作,在赛勒斯·史密斯正确的指示下,获得了完全的胜利。他们事先把羊毛用肥皂水浸过,一方面便于交织、压榨和使羊毛柔软,另一方面又可以免得羊毛在捶击以后会收缩。等羊毛从压榨机里出来之后,就成为厚毡了。羊毛原材料本来很粗糙,由于交织的细密,结果制成的毛料不但适合做衣服,又适合做被毯。当然,这既不是美丽诺呢、细毛呢、开斯米、花毛呢、纺绸、缎子、丝毛呢、驼绒、呢子,也不是法兰绒。这是“林肯毡”,林肯岛上的一种工业品。居民们现在有温暖的衣服和很厚的被子,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迎接 1866—1867 年的冬天了。

6 月 20 日,严寒开始了,潘克洛夫原打算在开春以前完成造船工程,这时候只好暂时停止,他感到非常遗憾。

水手最大的愿望就是到达抱岛去作一次探险,但是史密斯却不赞成纯粹为了好奇而航海,因为在这样一个荒芜不毛的山石上,显然是不可能找到什么东西的。这样一只船——这只船未免稍微嫌小一些——在陌生的海洋上航行 150 海里,不能不使他有点顾虑。万一他们的船入海以后,到不了达抱岛,而又没法回来。那么在这灾难重重的太平洋中,该怎么办呢?

史密斯和潘克洛夫常谈论这个计划，他发现潘克洛夫对这次航海的要求很迫切，可是他却说不出一个充分的道理来。

“你瞧，朋友，”有一天工程师对他说，“一方面你对林肯岛赞不绝口，时常谈到一旦非离开这儿不可的时候，你会怎样的悲伤，另一方面你又第一个想离开林肯岛。”

“只是想离开这儿几天，”潘克洛夫答道，“只是几天，史密斯先生。去去就回来，看看那个小岛上究竟是个什么样子！”

“可是它还不如林肯岛呢。”

“这我早就知道了。”

“那么干吗冒险上那儿去呢？”

“去了解一下情况。”

“那儿什么也没有，也不可能有什么。”

“那谁敢说！”

“假如你遇到飓风呢？”

“在天气好的季节里，是不用担心这个的，”潘克洛夫说，“可是，史密斯先生，既然我们要防备万一，我要求让赫伯特和我两个人一道去。”

“潘克洛夫，”工程师拍拍水手的肩膀说，“假如你或是赫伯特——别忘了，他只是碰巧才成为我们的孩子的——一旦发生什么不幸，你想我们后悔也来不及啊！”

“史密斯先生，”潘克洛夫的信心还是毫不动摇，“我们不会使你们担忧的。航海的事等将来到了时候再谈吧。我想，等你看见我们的船装备好了，等你看见我们乘着它下海，环绕我们的荒岛——我们要一块儿去——我敢说，你就会毫不犹豫地让我去了。不瞒你说，你的船一定是头等的。”

“还是说‘我们的’船吧，潘克洛夫。”工程师答道，他暂时让步了。谈到这儿告一段落，水手和工程师谁也没有说服谁，都等待以后接着再谈下去。

将近6月底的时候，下了第一场雪。畜栏里预先就准备了大

量的饲料,不必每天都去了,他们决定至少每星期派人去一次。

他们又布置了陷阱,史密斯制造的玩意儿也试验过了。他们把鲸鱼骨弄弯后,外面冻上一层冰,然后涂上厚厚的脂肪,放在森林的边缘——野兽到湖边去经常路过的地方。

阿留申群岛渔夫的发明十分灵验,工程师非常高兴。他们得到一打狐狸,几只野猪,甚至还有一只美洲豹。这些动物死在地上,伸直了的鲸骨把它们的胃都刺穿了。

有一件事情必须提一下,不仅因为它本身有趣,而且因为这是他们和外界联系的第一次尝试。

吉丁·史佩莱已经想过很多次了,但是没有肯定,究竟在瓶子里装一封信扔在海里呢——也许海水会把它们冲到一个有人居住的海岸上去的——还是利用鸽子带信呢?

可是他们的海岛和外界相隔 1200 英里,一心指望信鸽或是瓶子远渡重洋,那怎么能成呢!简直是开玩笑。

6 月 30 日,赫伯特一枪打下一只信天翁,它的腿受了些轻伤,大家好不容易把它捉住了。这是一只非常美丽的鸟,两翅展开长达 10 英尺,它连太平洋也飞得过去。



美丽的信天翁

赫伯特很想把这只艳丽而雄伟的飞鸟留养下来，因为它的伤不重很快就会痊愈，而且他认为可以把它养驯。可是史佩莱向他解释，他们不应该错过机会——利用这个使者和太平洋沿岸地区取得联系。假如这只信天翁是从有人居住的地方来的，那么把它放走以后，它一定会马上回到那里去的。

吉丁·史佩莱不愧为一个新闻记者，也许他很想找一个机会，把他们在林肯岛上的冒险事迹写成惊心动魄的通讯寄到外界去。假如这篇通讯能寄到可敬的编辑约翰·裴尼特那里去，这对于《纽约先驱报》的记者史佩莱本人和刊载这篇通讯的那份报纸来说，是多么大的成功啊！

于是吉丁·史佩莱写了一篇简单的报道放在一个一点不透水的口袋里，袋上写了几句话，恳切拜托捡到的人把它寄给《纽约先驱报》。他们知道这种鸟惯于在海面休息，就把这个小口袋系在信天翁的脖子上，而没有系在它的脚上，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快速的飞行使者放到天空中去了，他们眼看着它飞往朦胧的西方，一直到看不见为止，大家心里都很激动。

“它上哪儿去？”潘克洛夫问道。

“向新西兰飞去了。”赫伯特回答说。

“祝你一帆风顺！”水手大声喊道，其实他自己对这种通讯方式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。

随着冬天的到来，他们又开始在“花岗石宫”里工作了，有的缝衣服或是干一些别的事情，有的就利用气囊上多得用不完的材料制造船帆。

7月里天气非常寒冷，可是他们木材、煤炭都不缺少。赛勒斯·史密斯在餐厅里装设了第二个壁炉，他们就在那里消磨冬天漫长的夜晚。他们一面工作一面谈话，闲下来的时候就朗读，在这一段时间里大家都得益不少。

晚饭后，屋子里烛光明亮，人们烤着温暖的炉火，喝着热气腾腾的接骨木咖啡，静听外面狂风怒号，烟斗里散发着芬芳的香气，



他们把小口袋系在信天翁的脖子上

对居民们来说,这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。假如对离乡背井、音信隔绝的人也谈得上乐趣的话,那么他们的乐趣可算是达到极点了。他们常常谈到祖国和久不见面的朋友,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的伟大——她的力量会一天天增大起来的。赛勒斯·史密斯很关心国家大事,他谈起很多往事、个人的见解以及对将来的看法,他的伙伴们都听得津津有味。

有一天史佩莱偶然说:

“亲爱的赛勒斯,你预言所有那些工商业都会不断发展,可是它们会不会迟早有一天要发生完全停滞的危机呢?”

“停滞!为什么?”

“因为缺少煤,说句公道话,煤是最宝贵的矿产。”

“是的,煤的确是最宝贵的,”工程师答道,“金刚石其实不过是碳的结晶,大自然所以要产生金刚石,好像就是为了要证明煤的宝贵。”

“史密斯先生,你是说,”潘克洛夫插嘴说,“我们炉子里烧的是样子像煤的金刚石吗?”

“不,朋友。”史密斯答道。

“不管怎么样,”吉丁·史佩莱接着说,“总有一天煤会烧完的,你不能否认吧?”

“唉!煤的矿藏还多得很呢,10万个矿工每年才开采1万万英担^①,到现在为止要想把煤采完还早呢。”

“随着煤的消耗量一天天增加,”吉丁·史佩莱说,“我们可以预料得到,10万个矿工很快就要增加到20万个矿工,开采量也要加倍了。”

“当然,欧洲的煤矿很快都要使用新机器开采了,可是等欧洲煤矿开采完毕以后,美洲和澳洲的煤矿还可以维持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工业消耗。”

^①英美衡量单位,一英担等于100千克。